

抬头见秋

◎周桂芳

立秋后，天气仍然炎热，“秋老虎”开始发威了。

这几天，下乡办事，天气炎热，马路上更是热浪滚滚。乡野间到处草木丰茂繁盛，满眼都是苍翠欲滴。

站在乡村的大树下纳凉，能隐隐约约感受到阴凉的地气慢慢升腾，草木生清凉，丝丝凉意慢慢浸润环绕。抬头看见是一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，撑起宽大的阴凉之伞，正在为我们遮挡似火的骄阳。梧桐树的叶片浓绿如墨，宽大如扇，像乡村劳力汉子宽大的手掌，正在热情地朝我们招手，在阳光下憨厚地摇曳生辉。不是说，梧桐一叶落，而知天下秋。我抬头，细细地用眼睛慢慢找寻秋的身影。在半空的树叉中间，真的有四五片叶子开始发黄了，像是给巨大的手掌戴了一副镶黄色边的大手套。一阵山风吹来，其中一片叶子，竟然开始了现场直播秋天的表演。只见它轻轻地落了下来，依依不舍地在半空中盘旋着，打着转儿，像一只翩翩起舞的大蝴蝶，然后慢慢地掉到了地上。这个过程真的像慢镜头，秋之落叶真的很唯美。我只顾着去看了，后悔没

有掏出手机来把这落叶的全过程拍下来。立秋那天，我还在小城街道四处找寻梧桐树的踪影而无果，没想到，今天在乡村有缘亲眼目睹了梧桐落叶唯美的画面。原来古人诚不欺我，真的是梧桐一叶落，而知天下秋。

原来，自然季节更替，真的有迹可寻，秋天，悄悄如约而至。“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”。春夏秋冬，四季自然而然中更迭，岁月光阴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逝。经历了两个月夏天的热情洗礼，就算夏天再热情洋溢地赖着不想走，秋天还是准点地来到人世间。

在乡村草木葱茏和繁盛的树荫下，在岁月一个转身的刹那间，我看到了秋天的身影，满心欢喜，寻得了生活的一个小确幸。

秋天，是硕果累累的季节，是人生的中年之秋，也是生命成熟内敛的时候，更是生命的黄金之秋。

刚刚的盛夏，在那一个个骄阳似火的日子，大家看到毒日头就怕，就躲，就绕，只想着吹空调吃冷饮，只想着避暑纳凉，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“心静自然凉”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家生活在小乡村。别说空调、冰箱，家里有一个吊扇和坐扇也算是富裕人家。记忆中，我们一家就是靠着母亲和奶奶的一把把蒲扇摇啊摇啊，白天摇落了恶毒的大日头，夜晚坐在竹床上摇起满天星辰，就这样把一个个夏天摇过了，慢慢摇来了凉风习习的秋天。

立秋，是乡村农人记住的一个坎，是农忙双抢的时间坎。双抢，农人抢收抢种，只有抢收了才能抢种，抢种抢的是立秋前这个时间点。立秋这个节气是秧苗发棵发禾的命门，错过立秋这个点，秧苗发棵发禾就慢，长势就差，将来晚稻收成就差。儿时我不懂，一到“双抢”，就天天抢时间割谷栽田，累得腰痛得伸不直了，我咬牙切齿地问母亲：“为什么要这么抢，快把人累死了，还要不要人活啊？慢慢栽田就不行吗？”母亲总是说：“不是我要逼你抢，是季节不等人啊，立秋了，再栽下去的秧田，秧苗发棵慢，将来谷子收成就不好，那我们这么辛苦不是白做了。”

如今，我已经多年没有做过农活了，更再没有经历农村的双抢了。现在想起母亲的话，话糙

理不糙，想想是这个道理。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使命要完成，夏天热有热的道理，不热庄稼如何收成，不热草木如何繁盛结果，秋天怎会有硕果累累？秋天，是夏天酷暑高温炼出来的，秋天是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来的。只有经历风雨，方见彩虹。人生的中年之秋，也是只有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只有经历困苦磨难，才能收获中年之秋成熟和成就。

初秋，仍然保留夏日的一份热情，阳光还热烈，但不再疯狂炽烈。初秋，就像一个人的中年之秋，进入了一个和光同尘的中庸时节。尽管心中还保留着青春的激情和年少的梦想，但也慢慢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与命运和解了。中年之秋，学会了平和、内敛、沉着、冷静、从容、淡定，接受了平淡、平凡和平庸……

窗外的行道树繁盛葱绿，丰茂的叶子还没开始变黄，我惊喜地发现树上结了一串串红色饱满可爱的小果子。原来，草木无声间，早已为人们捎来了秋天的讯息。

最是橙黄橘绿时，我抬头见秋，看见秋天正款款地走向岁月深处，不卑不亢，不忧不喜。



采田图

重拾蛙声 添乡愁

◎钱永广

台风过境，接连下了几场大雨，不知老家母亲的房屋有没有漏雨。假日里，我带着儿子驱车回到老家。母亲喜出望外，又是杀鸡，又是杀鸭。

老家的房屋，是几年前翻修的，虽说近来雨水频繁，但屋顶防雨还好，没有出现渗漏。

等到傍晚，我们吃过晚饭，准备返城时，母亲突然欲言又止。我是知道母亲的，她一定是想我和儿子，能在老家陪她住一个晚上。父亲去世后，不愿进城的母亲在老家就显得孤苦伶仃。见母亲怅然若失，我的心一紧，笑着说：“妈，今晚我们不走了，就在老家住一晚。”

母亲显然没有料到，像个孩子似的，脸上乐开了花。可儿子不高兴了，说是怕乡下的蚊子咬。母亲赶紧接话说：“家里有蚊帐，晚上你们早点到蚊帐里歇息。这几天雨水多，晚上青蛙经常在秧田和水塘边叫个不停，那蛙声可好听了，你们如果留下来，一定可以听到城里听不到的蛙声。”

儿子课本里有关于青蛙的描述，可青蛙究竟怎么叫，儿子还真没有听过。听说晚上可以听蛙声，儿子才答应留下来住宿。

对青蛙，儿子是充满好奇的。就像我小时候，曾经也弄不清，这农家水田青草池塘里，一到晚上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蛙声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辛弃疾的两句词，把我拉回了儿时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，老家的青草池塘河水里，除了有数不清的鱼虾外，白天和傍晚时分，我就可以看到青蛙在池塘边跳来跳去。在夏天的傍晚，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就能听到青蛙叫起了歌谣，它们的嗓门太大了，“呱呱”的声音充斥着耳膜，此起彼伏，绵延不绝。

小时候，在我上学的路上，常常是一次大雨过后，河水更加急了。这时就能看到被河水冲走的小蝌蚪，它们如黑珍珠般，拼命游着。

正当我沉浸在万千思绪里时，母亲已经撑好蚊帐，催促我们赶紧进蚊帐。我和儿子进入蚊帐内，边玩着手机，边陪母亲说着闲话。不知何时，隐隐约约，传来了几声蛙声。听到蛙声，儿子放下手机，开始凝神静听，我也赶紧关掉正在看的小视频，整个屋内突然变得安静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耳膜，就装满了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蛙声。那蛙声，有时，像有高音领唱，随后是一片和声，像是大合唱，只听见蛙声时而清越，时而低沉，时而高吭，时而轻缓，屋外的世界，完全成了蛙声的天地。我和儿子一起，都陶醉在这无边的蛙声里。

说是蛙声像大合唱，可在寂静的夜里，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天籁。唐代诗人吴融，曾这样描写蛙声：“稚圭伦鉴未精通，只把蛙声鼓吹同。君听月明人静夜，肯饶天籁与松风”。吴融不赞成把蛙声比作管弦乐声，他觉得在月明人静之夜听蛙声，胜过天籁，也胜过松风。蛙声，是夜里的天籁与松风，如果雨天的夜里没有蛙鸣，那是多么枯燥沉寂，寂家的夜晚，又是多么单调。

说实在的，在老家的那一夜，我被那一场无边的蛙鸣触动了。自从从我外出读书，进城工作，我有多少年没听到这青蛙的声音了。在城市里，我已经忘记了这世上还有蛙鸣。“鳞鳞水面水处生，萍底青蛙自在鸣。谁使幽庭当鼓吹，雨余时听作新声。”宋代诗人杨时写得真好。可我怎能像诗人那样，雨余时听作新声？这些年的我，每天忙得晕头转向，哪里还有诗人那样的闲情逸致。

回家后，儿子写了一篇听蛙声的日记。儿子说，下个假日，他还要和我一起回老家听蛙声。我不觉暗喜。忽然觉得，我住进城里后，对我来说，听蛙声也成了一种奢侈和享受。

宋人赵师秀在《约客》诗中说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这是一种文人的闲适与洒脱。可如今的城市里，人们忙忙碌碌，有多少人，能有这种闲情和洒脱？城市里有很多人，他们和我儿子一样，也许根本没有见过池塘里的青蛙，甚至也没有听过乡下的蛙声。城市里的夜晚，除了嘈杂声，平时根本听不到如天籁如松风的蛙声，哪里又能见到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情景？我不禁想到我自己，从农村挤进城市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根本就没有再听过什么蛙声，是那夜的蛙声，唤起了我的乡愁，原来我以为我得到了城市里的一切，想不到，这些年我失去的，比我得到的，要多得多。

父亲的“添筷”人生

◎卢世凤

在我的人生中，父亲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，尤其是他“不过添一双筷子罢”的口头禅，更是成了我们的家风文化。

父亲没读过什么书，没什么文化，但他性格豪爽，为人厚道，不计较。凡遇事时，他总会淡然一笑：“不过添一双筷子罢。”

“不过添一双筷子罢”，轻描淡写的口头禅，却彰显着父亲的担当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养儿育女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，尤其我们家，儿女多，生活拮据，家庭的负担很重，可父亲却异常乐观：“没事，孩子多福，就当是添一双筷子罢。”其实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多一个人就多一笔开支，多一笔开支就得多承受一份辛苦。然而，父亲却毫无怨言地挑起了重担：白天牵着耕牛帮别人犁田耙地，晚上还加班加点帮别人编织斗笠、箩筐等，以赚取辛苦费……因为睡眠不足，有好几次在夜晚编织斗笠、箩筐的时候，父亲不小心被刀割到了手，鲜血直流，可他没喊一声疼。母亲见状，劝他说：“太辛苦咱就别做那么多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父亲却说道：“我累点没关系，关键是娃们不能饿，不能缺营养啊！”听父亲如此说，母亲也只好默默支持。就这样，在父亲的努力下，我们家虽不算富裕，却也不缺衣食，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肉。

“不过添一双筷子罢”，轻描淡写的口头禅，却彰显着父亲的善良。

面对上门乞讨的人，许多人家唯恐避之不及。可我的父亲却不一样，他常叮嘱我们：“如果有人上门乞讨，一定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，毕竟他们是迫不得已才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，我们能帮就帮，哪怕给他一碗粥，或抓把米、豆、花生……也足以温暖他人，俗话说得好啊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！”

有天傍晚时分，村上炊烟袅袅，门外来了一个驼背老者，只见他头发蓬乱，左手拄着一根粗糙的木杖制作而成的拐杖，右手拿着一个碗，衣衫褴褛，哆哆嗦嗦。他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各位好心的，能不能施舍点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父亲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碗并招呼老者：“来，坐下来咱一起吃。”老者愣住了，他一个劲地道谢：“谢谢，真的谢谢，你只要给我……”父亲早已会意老者会拒绝入席，于是走上前拉着老者过来一起就餐。

饭后，父亲还要留宿老者，但老者在千恩万谢后，还是谢绝了父亲的好意。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老者，我问父亲：“爸爸，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您为什么还想让他留宿呢？万一他真的留下了，那他睡哪儿呢？”说完，我看了看里屋。父亲摸了摸我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要不是因为饥荒贫寒，天灾人祸，谁会愿意背井离乡，无所定居……小凤儿啊，我们做人要有一颗善心，能帮就帮。你看，今晚不过添一双筷子罢，就能解人燃眉之急！所以，今后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里，都应该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啊！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“不过添一双筷子罢”，轻描淡写的口头禅，却彰显着父亲的知恩图报的品质。

我们村的六叔是个单干户，却曾是父亲的救命恩人。听父亲说年轻时去兴修水利，不幸发生河堤坍塌，父亲被埋在了土里，是六叔及时把父亲从泥土中救出来的。所以闲暇之时或逢年过节，父亲都会亲自请六叔来我们家吃饭。我们家的餐桌上总会添一双属于六叔的筷子，大家围坐一桌，吃菜喝酒，唠唠家常，谈谈过往，其乐融融。父亲对六叔的感谢之情亦不言于表，全在这一桌丰盛的饭菜上！

光阴如织，转眼之间已过去了十几年。如今，父亲已辞世三年，我也已过不惑之年，生活中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咬咬牙坚持下去；每当遇到别人有困难时，我也会伸出援助之手。因为，我时刻记着父亲的添筷家训，正是父亲的添筷家训，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人。

心无纠结方知美

◎孔祥秋

交往，深层次的了解不能算太多。结婚后，妻子知道了我的乳名，就说，早知道我有那么个土得掉渣的乳名，是绝不会嫁给我的，叫这名字的人大都木讷、傻气。

我想说的是，因称谓定性人、物，由此形成了心中潜意识的好恶，似乎不是什么偶然，的确是有人在。

说来这些年我好像没有再见过地瓜花。仔细想想应该还是有的，大概是因为心中没有了那份喜欢，也就忽略了把？

前年搬到城郊住，邻居家的大门外种了许多好看的花草，我好不欢喜。不过，门口的东侧有一大丛地瓜花，这实在是不能让我忽视了。可我还是没有怎么正眼看那花，多是在其他花前站着。有一天闲翻资料，忽然发现地瓜花还叫天竺牡丹。哈，这就对了，这般富丽堂皇的花朵，是应该有这样的名字的。

我兴冲冲地来到邻家的大门口，正好那位大叔正在给地瓜花施肥，就对他说：“大叔，你知道吗，这花还叫天竺牡丹。”大叔并没有表示出一点的惊喜，只淡淡地说：“叫啥不要紧，只

喻白平家的三个“姑娘”

◎陈斌

似蹙非蹙眉烟月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”

喻白平盯了灯笼中最后一只鸟，他打开鸟笼门时，这只画眉扑腾、扑腾的，显得很欢快，主动来到笼门口，善解人意地跳到喻白平的手掌中。他仔细打量着这只画眉，见其眼睛周围的白色眼圈比前面两只画眉更厚，尤其眼圈上方的白色眼眉如蚕蛾般润厚，“麟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你就叫蛾眉吧。”说完，他又随口诵读出一首唐诗：“宛转蛾眉能几时，须臾鹤髮乱如丝……”

喻白平对翠眉、眉眉、蛾眉三个“姑娘”说：“以后，你们依次就是我喻白平家的大小姐、二小姐、三小姐。”

喻白平带着三个“姑娘”回到家中。喜欢清静的阳春，突然见老伴拎回三只鸟来，自然不能接受。

“喻白平，你都几十岁了，居然玩起公子哥那些游手好闲的事来了！”阳春怒骂道。

喻白平见阳春发火，理解妻子一时不能接受也属自然。于是，轻声细语地对阳春说：“我们都要热爱生活，你看这小动物多乖，慢慢的



巍巍青山

李海波摄